忠逆辨

忠逆辨

李敏輔伯訥 著

黨之所由來遠矣進退消長不啻萬變而邪正忠逆之分始微而終著 國朝數百年來其已然之故歷歷可按而知也粤在 明廟朝沈義謙以舍人稟事尹元衡見金孝元寢具在其甥室（甥即李肇敏也）心鄙之及宣廟時孝元釋褐有盛名吳健力薦為銓郎則義謙執前事不許少輩譁然指義謙為妨賢弄權孝元又指義謙為戇愚粗至謂不可柄用搢紳遊談之徒左右交亂動以戚畹士類為黜陟之論然義謙當李樑

用事嘗有保護善類功前輩諸公年高位尊者多扶
翊之自是沈金角立而士林先後輩遂成睽异孝元
家在駱山號東人義謙家在白門號西人東人推許
曄金孝元金字顒李山海柳成龍李潑李洁李敬中
鄭仁弘等西人推沈義謙朴淳鄭澈金繼輝辛應時
尹斗壽尹根壽李海壽洪聖民等是皆經術才猷一
代之偉望者也至乙亥許曄金孝元爲臺官以徵事
強侵朴淳朴淳在相職被律推考東人之計欲使朴
淳自引去以孤沈勢而已於是金繼輝彈許曄而趙
瑗繼論東人積不平李文成珥揚言於朝以爲東西

皆士類不可偏攻乃與盧守愼白上出補沈金二
人於外要為鎮靖其後戊寅東人稍戚西人尹晛與
東人金誠一同郎銓部不相能誠一欲陷三尹不能
得乃起李銖張世良獄〻竟無驗鄭澈素剛輒言李
潑輩過悪金繼輝又訟尹斗壽等被誣事東人深悪
之辛巳鄭仁弘起林下拜掌令自以清論將劾沈義
謙蓋國家小人濁亂多出戚里故士類或嫌焉時
則 仁順王后已上賓義謙固絶內援東人之
〻徒〻執虛名西人右沈者舉皆目為邪黨新進之
士浮慕美名惟東人是趨東黨由是益熾李珥為大

司憲見時論轉激慮不能保合勉從仁弘略論義謙
積失士類之心宜罷其官東人又聲言鄭澈與沈為
朋比李珥為澈力下之尹承勳橫肆詆於珥至癸
未許篈擗宋應溉朴謹元等相繼搆捏於是李珥竟
被誤國小人之目成文簡渾遄赴朝上章痛卞鄭澈
又從而力言上亟斥應溉等三人投之於邉自甲
申李珥歿朴淳劾去金宇顒李潑等漸加攻毀西人
之尊珥淳者常困於貶辱未幾為己丑年東人前修
撰鄭汝立逆變作 上使鄭澈為委官治獄大臣鄭
彥信及李潑李洁白惟讓曹大中皆死其黨與皆坐

竄東人崔永慶以曹植門人有清修名官至臺憲汝
立獄起有吉三峯謀主之說　朝家方詗捕湖南伯洪
汝諄密告謂三峯即永慶自嶺外拿逮卒死於獄時
鄭澈已遞委官東人猶疑成渾嗾澈搆殺為永慶怨
怒彌深李山海以建儲事為蜚語潛煽方鄭澈在相
府　上特教逐之兩司仍迎合論罪栫棘江界一代
善類無不以奸黨竄錮是為辛卯東人得志之時壬
辰倭變　上駕次松京一宗室上疏請治金公諒亂
政交通之罪又論李山海挾輿援誤國狀乃　命罷
山海職流于平海　上御南門樓軍民父老請召還

鄭澈 上赦澈促赴 行在當是時寇難日甚西人之僨棄者皆能仗義死節趙憲金千鎰宋象賢高敬命等最其著見者東西二黨咸聚 朝而倭寇尚屯南海國憂板蕩朝臣眞暇相攻擊及戊戌倭始撤帰山海亦已宥還屬鄭澈殁而東人復張持澈甚急逕奪其職山海子慶全將爲吏曹録東人鄭經世執不可山海惡經世嗾其黨移攻其師柳成龍於是右成龍者有李元翼李德馨（山海之婿）李睟光李光庭韓浚謙等是謂南人以成龍家嶺南也右山海者有柳永慶奇自獻朴承宗柳夢寅朴弘耉任國老李爾瞻等是

名北人以山海家洛北也南北分而北人尤盛東人之號遂絶辛丑北人專國鄭仁弘使文景虎等誣成渾不赴　國難潛害永慶竟至追削西人之前後言事者貶黜殆盡光海卽位崇用北人而南人與西人俱失勢癸丑誣獄論國舅金悌男排永昌大君謀逆殺之幽　仁穆大妃於西宮北人又分爲大小主廢論者爲大北異者爲小北大北以李爾瞻爲魁韓纘男鄭仁弘許筠李惺白大珩等贊之小北以南以恭爲首柳永慶（永慶已誅於光海初）朴承宗喬自獻柳希奮金藎國等輔之互恃恩寵以威福相軋時人號爲三昌爾

瞻承宗希奮勳號皆昌爾瞻廣昌府院君承宗密昌府院君希奮文昌府院君瞻即嬪宮外祖宗即嬪宮之祖奮即中宮之兄皆鍛鍊誣獄及壬辰扈從光海勞錄勳李慶全初與爾瞻善恐秋及己使其子袤上疏請斬爾瞻於是慶全為小北當光海之初相臣柳永慶父子以私於永昌為仁弘所殺而希奮在戚里秉權小北之黨猶不衰雖然大北最強故又自分裂鄭昌衍李濵柳夢寅等以救鄭蘊為中北而又有清北濁北骨北肉北皮北之名矣癸亥 仁祖大王反正文武勳臣皆出於西人金瑬李貴申景禛具宏張維洪瑞鳳崔鳴吉沈命世恢賁義舉彝倫有叙大北自李爾瞻鄭仁弘以

下盡誅死自後無敢以大北自名者西人遂執國論
舊相李元翼南人也召爲元輔仍通用南人小北然
小北中北不能自立爭附於西南者甚衆如鄭昌衍爲西人之
類 上以朝臣強弱未嘗不爲之扶抑而臨御二十七
年之間南人絶無柄用者唯張顯光以山林擢冢宰
李聖求秉丙子胡亂而得至三事李珥成渾延祀之
論已發而南人猶攻之不已 孝宗初元西人亦秉
政禮羅賢俊倡大義於天下宋文正時烈首膺聘召
列于朝者蓋多西人而趙絅洪宇遠許積尹鐫權諰
等亦以南人有時望往往廁於其間已矣 孝宗薨

莊烈后既服昭顯長子喪三年至是定以朞年制
南人久已蓄憾伺釁尹善道鑴許穆煽爲卑主貳宗
之說借以禮論嫁禍宋時烈爲其的甲寅　仁宣后
上賓是爲　顯宗末年以　莊烈后不爲長子婦服
會諸臣議禮仍怒斥西人首相金壽興被譴宋時烈
以首事待罪先是清風府院君金佑明用隧道葬父
閔維重劾其失佑明疑受指於宋時烈轉成嫌隙乙
卯　肅宗嗣服金佑明與許積等合而宋時烈坐誤
禮栫棘海島又蔑告　廟按律之論許積既執柄其
子堅與宗室楨柟兄弟結爲羽翼圖不軌欲先去佑

明鎬乃請管束　慈聖洪宇遠趙嗣基朴瀗等又陳

疏其為說异於爾瞻者無幾佑明憂憤不起疾舊相

金壽恒抗章力討鎬等訐不售庚申金錫胄金萬基

等發積堅諸南人等逆謀　上亟命鞫得其狀於是

尹鑴許積許堅吳挺昌柳赫然李元禎趙磋等皆死

而餘黨竄廢西人遂復當國壬戌又有許璽許瑛獄

自庚寅亂後金錫胄實受　上旨偵察諸南人逆節

及錫胄赴燕以機密悉付金益勳是時益勳使金煥

發告璽瑛果以大逆伏誅而他所引或無其實西人

趙持謙韓泰東等劾益勳誣人希功措辭不遺力其

意為後日全身地歟並與重瑛已正法者而疑亂由是論議歧貳而西人之中又有老少標榜當時廟朝之上前輩五六人有金萬基金錫冑閔鼎重閔維重金壽興金壽恒李端夏李敏叙等咸宗宋時烈不與時議其號老論者以年位尊也趙持謙韓泰東等自成一黨以排擠勳戚自名清流朴世采吳道一南九萬尹趾完朴泰維等助之世又稱以少論初尹宣舉當江都虜亂與其妻孥約死身獨苟存悔過志學有儒林聲譽其子拯嘗學於宋時烈且與南人權愭李三達聲氣相連宣舉死之年己酉有擬與宋時烈書所言皆

崇獎鑴穆諸南人者又編年譜備論其事並擬書秘不出至 顯宗癸丑鑴黨朝夕且入乃請其父墓銘於宋時烈始見年譜擬書所論與平日斥鑴者相反深疑其死生心迹所述碣文不能滿拯意極外存師弟之名內懷怨詆仍附持謙等爲勢至甲子其黨愈繁則顯絶師門遂與南人合已巳 景宗已誕生定號元子南人閔黯權大運睦來善金德遠閔宗道等用事 仁顯后退處私第李珥成渾黜於聖廡乃殺宋時烈金壽恒李師命金益勳進尹拯爲大司憲援拯伸鑴削去庚申保社勳持謙等先已死用前言益

勳事建請褒贈饋其妻孥米肉甲戌　坤宮復位張
氏廢　上亟誅閔黯李義徵逆黜諸南人時大臣南
九萬柳尚運等以少論陰為自全計不為　國母討
賊由是張希載得免朴世采以左議政赴　召討希
載不得請南朴又令論尹趾完徐文重朴泰尚申翼
相崔錫鼎依九萬為黨申琓俞得一申銋等從世采
變為老論及辛巳　仁顯后上賓希載閔彥良宗室
杭等巫蠱事發竟就戮九萬亦以罪逐去甲戌以後
老少迭進數十年輒為尹拯是非之爭少論復以拯
為黨宗焉南人見廢立朝者絕少然自九萬倡邪論

儒生林溥李潜之疏藉 國本而措語於老論賴
上英斷士林得無事丙申 上專任老論嚴斥尹拯
仍削其父子官職示好惡首相金昌集以宣舉文集
有僭妄語毀去書板少論柳鳳輝朴弼夢李真儒尹
聖時崔錫恒李光佐李明誼徐宗厦林象極等終始
投匭血戰思欲一逞辛丑 景宗嗣位不幸久有疾
嗣續無望大臣金昌集李頤命李健命趙泰采等奉
慈旨冊立今 上為世弟則鳳輝首疏斥之 命
世弟代總國務則金一鏡趙泰耉韓世良等不恍踵
鳳輝慫為凶言諱 上有疾動搖貳極是急挾宦豎

朴尚儉等謀危 世弟事覺只誅尚儉滅口俄又使
睦虎龍誣告諸臣謀反錫恒光佐等按獄鍛織殺金
昌集等四相卿宰武將朝士儒生駢羅屠戮是謂壬
寅禍東國所未有也虎龍既策勳而一鏡等撰教文
凶誣直加於 儲位甲辰 景宗薨趙泰億撰頒教
文又襲一鏡意至乙巳令 上初服一鏡虎龍李師
尚尹就商等後先伏法泰億亦竄老論復進鄭澔閔
鎮遠為相率百官請誅鳳輝以下諸賊以 上務從
寬貸只許投竄至三年丁未諸臣爭益力 上深趁
黨禍更為黜陟忠逆舊案一併換翻而少論又得志

戊申逆亂大作少論沈維賢朴弼顯弼夢等復煽一
鏡所倡不道說與南人李麟佐鄭希亮等連三道傳
檄擧兵光佐居首相授李思晟閔西節度昇南泰徵
兵權內外相應北伯權益寬湖西伯權詹各爲聲援
麟佐先陷清州帥臣李鳳祥不屈死之亂定明誼真
儒聖時宗廈象極命尹等以逆黨死　孝章世子新
薨南人鄭思孝道隆少論李椷等與宗室垓圻楨柟從孫
結宦妾凶圖根籍始萌於庚戌之獄皆伏邦刑於是
上召老論諸臣並收諸黨號曰蕩平少論趙文命
老論洪致中俱以相臣主張行之十餘年忠逆是非

一切混淆己未以來國是稍定始取虎龍誣案火之
昭雪忠寃褒贈如舊乙亥尹志尹尚白逆亂又起李
夏徵朴纘新趙東鼎金柱天申致雲沈鼎衍等盡就
誅仍討鳳輝泰耉世良益寬李明彥權䌖等十數賊
追加大逆律師尚真儒並亦孥籍光佐泰億錫恒削
其官秩大赦國中自己酉庚戌朝廷諸黨雜進而小
北附少論爲一南人則各附老少惟其勢小論緩峻
互貳峻者主泰耉緩者皆宗趙文命老論亦有緩峻
〻者以忠逆混淆爲難進之義緩者務爲和平浮沈
取容是爲分合之大端會志獄出而干連多係少論

立朝者聯名陳章首討者輝等諸逆指為亂本南人少北又繼之其論與老論同歸至是民志得定國論不貳云盖自穆陵之世黨錮已立東人士流豈非清明峻節而及其轉也一敗於汝立再敗於仁弘三敗於堅鑴四敗於黯宗道五敗於構佐希亮少論之初起亦何甞不自托於清議而終至斁倫教逞邪惡自九萬尚運而為鳳輝泰耉自鳳輝泰耉而為維賢彌顯自維賢彌顯而為志夏徵 宗社幾不免顛覆視向之南北人尤烈其故何哉立心一誤流害至此毋毫釐千里之喻不其信歟雖然名義有重公議難渝

若者輝光恒等其徒之崇奉視為三十年宗匠一朝相率而作沐浴請討置諸誅戮之典而衆口無異辭黨比之私卒無以滅秉彝之衷者 宗國無疆之休庶幾自今而為覩